

像他那样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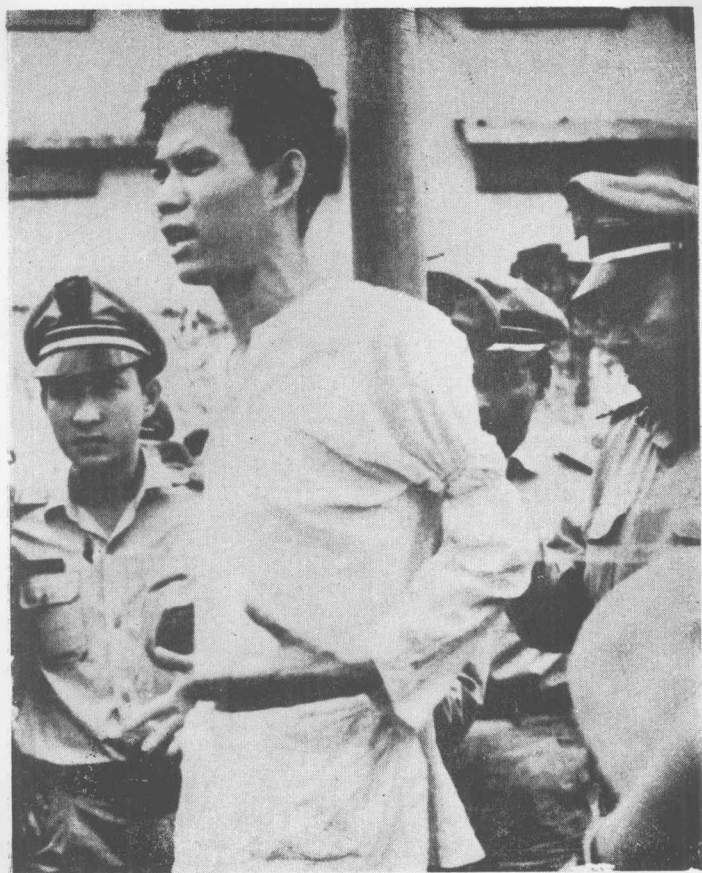


解放出版社
1965年越南南方

像他那样活着

解放出版社
1965年越南南方

¥015



阮文追在刑場上

出版者的話

“有的死却能成了永生” （詩人：素友）

阮文最的死正是如此。他的形象將永不磨滅，他的事業將與時間及空間長存。

在越南南方，不只是一个阮文最，而是有着成百万的阮文最正勇猛地冲向前消灭美国侵略者。阮文最精神已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对于成百万青年來說，这种力量使一壠壠的土犁得更深，大錘揮动得更为有力，子彈更准地朝着帝国主义及卖国賊头上打去。

阮文最並沒有死，他在千百万人的心中活着。他仍然同人們一起热情地劳动和战斗。

这不仅在越南，而且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国家裏也是如此。

阮文最視死如归，是因为他热爱生活，因为他懂得了生活的意义。象阮文最那样为了祖国的自由、民族的幸福、为了維護人格底尊严而斗争的人，他們也决不会死。

潘氏娟——阮文最年輕的妻子，將向我們介紹阮文最：一位懂得怎样才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的人。

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



阮文追和范氏娟新婚时合影

象他那樣活着

這幾天，潘氏娟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了。因為各區、省的代表聽說阮文最烈士的妻子到來參加南方婦女代表大會，都來探望她。西區一位女游擊隊員跑到西貢代表團的宿舍來找她，並且懇切地說：“我們曾經展開了整個月的戰鬥，給阮文最烈士報仇。我在那一階段的戰鬥中負了傷。現在，你一定得到我們代表團那兒去住一天，給我們講講阮文最的事迹，加強我們的決心，讓我們回去後，消滅更多的敵人。”

第五聯區的一位大娘愛撫地對潘氏娟說：“阮文最同志的家鄉在廣南，那你就是第五聯區人的兒媳婦了。我到處找你，讓你回去和我們住一起。”

就這樣，潘氏娟再也沒有固定的住所，每天換一個地方，輪流到各個代表團的宿舍去和大家相聚。

我也再不能像潘氏娟剛逃出西貢時那樣，半天半天地和她一起工作，把阮文最烈士高尚的一生記錄下來了。她只好爭取在每天晚上散會後，擠出點時間來，把她最後幾次見到阮文最同志，以及在各個監牢和死刑監獄裏跟他在一起時的情況講給我聽。

1964年5月10日是星期天。這天早晨，我坐臥不安，阿最哥昨天晚上不知道上哪兒去了。我很盼望他，比以前任何一個假日都更加熱切，因為我們倆結婚後還

沒有走過親戚。我的父母老家在北方河東省常信縣文甲村，他們和許多同鄉流落到南方來謀生已經有幾十年了，同鄉們一直保留着家鄉的風俗：結婚的第二天，新郎新娘要“回門”。我和阿最哥結婚已有幾個星期了，那個星期天，我想他大概不會再像前幾次那樣喊着工作忙，不跟我一塊兒走親戚……

我心中老是疑惑不解：究竟有什麼重要事情使他得在婚期裏一天也不能休息？記得結婚之前，每當談起結婚，他就喜笑顏開地對我說：“結婚，人生只有一次，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我們一定要把婚禮辦得熱熱鬧鬧的；我一定請幾天假同你盡情地到各地遊玩。”可是，他沒有實行自己的諾言，結婚那天他甚至頭髮也沒理。我們結婚後，他下班往往很晚才回家，而且常常是深夜還點着燈在紙上橫一條直一條地畫着什麼。有時，我們倆到朋友家去，他讓我獨自在屋裏長時間地坐着，他自己却同朋友在院子裏談論着什麼，他們擺弄着地上的鵝卵石，好像下棋似的。有一次，我問他：“你近來怎麼這樣沉默？”他說：“老板要我修一部很複雜的機器，我總想不出辦法來。”

1964年春節之前，我送給阿最哥一枚刻有“Q”字^①的戒指，他接過戒指，把它當作最珍貴的禮物放在手掌上撫弄着，臉上現出十分激動的神情。他把戒指戴上又脫下，試試看工作時會不會脫落，他戴好戒指後，一

① 越文“娟”字的第一個字母。——譯者註

邊把它旋轉幾下，一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只有不幸斷了這個手指，我才會把你的這個紀念品脫下來。”可是，結婚後不久，我不見他戴了，問他，他却說戴着戒指礙手礙腳的，當時我真有些難過！

自從通過跟我同組工作的阿最哥的表姐的介紹，我認識了阿最哥的那天起，他每天下午下班後都來廠接我回家，風雨不改。他回廣南省親半個月，就給我來過兩封信，信裏談了很多事，好像離別了好幾年似的。我很喜歡看他的信，甚至能一段一段地背下來。我以有這樣一個深深地愛我、並得到我全家人喜愛的愛人而暗自感到驕傲。阿最哥對我的愛是那樣的真摯，他從不對我奉承討好，這跟以前曾向我求愛的幾個青年是完全不同的。他對我的任何一個缺點，哪怕是一句說錯了的話，都不輕易放過。有時受到他的批評，我因為愛面子，同他賭氣。他就說：“我這是爲了使你更進步，你不能老像現在這個樣子，我希望我們彼此越相愛就越進步。”

我想，我們結婚前，他是多麼愛我，結婚後他的態度怎麼變得使我難以了解？我耐心地觀察他，想弄清楚爲什麼他會變得這麼快？他回到家裏總是沉默寡言。不過，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更加關懷我和順從我了。一天，我身子不舒服，請了病假躺在家裏，這可把他急壞啦；他趕忙去買藥，好像我得了重病似的，他像哄小孩子一樣哄我吃稀飯、水果，彈琴給我聽；夜裏，他還坐着給我搨風，讓我睡得好。

就在那個星期的前一天下午，阿最哥下班回來，

匆匆忙忙地吃過飯，又準備出去。臨走前，他打了滿滿的一桶水，打算提到鄰居的澡房，讓我洗澡（我們家沒有澡房要到鄰居家去洗澡）。我見他星期六晚上又不在家，便沒好氣地對他說：“你有事要走就走吧，待會兒我自己提水行啦！”他說：“不，澡房的台階很高，你提着水桶會摔倒的。”

阿最哥給我準備了洗澡水，就推着機動自行車走了。走到大門，他轉過頭來跟我說：“我要修的那部電器快修好了，如果明天修好，我們就可以去玩個痛快。你要到哪兒去玩一天兩天，我都依你。”

我相信他那個星期天一定會同我一起出去玩玩的。我取出結婚時穿的那套衣服準備好，安排了探望親戚朋友的計劃。我還打算帶他到我的幾個女朋友家裏去走走，讓她們不再嘲笑我，說“你丈夫結婚後怎麼老躲在家裏，一步也不肯出門？”

那個星期天上午九點鐘左右，七八個偽警察押着一個雙手被反剪着帶上手銬的人突然闖進我的家裏。我不相信那個被押着的人就是阿最哥，他却先對我大聲說道：

“阿娟，我被捕了！”

我猛地一怔，眼睜睜地望着正向我走來的阿最哥。他被捕才一夜，就給折磨得完全變了樣：面容憔悴，臉上青一塊、紫一塊，頭髮亂蓬蓬的，藍布衣服沾滿了血迹，像是改換了顏色。

警察推他坐在床上。頭頭的一個傢伙打量了一下我

們的小房間，用北方口音對阿最哥說：“房間整潔又美觀，新婚的日子有多舒服，而你却去爲非作歹！”他指點着我們的衣物，“又是新衣服，又是曼陀玲……”他不停地左看着右看着，隨後用眼睛盯着我，指着我說：

“又是年輕的老婆，生活這樣美滿，你還想要什麼？”

阿最哥把垂在臉上的頭髮往後一甩，回答道：“昨天晚上我不是已經回答你們好幾次了嗎？我要什麼？我要把美國鬼子殺光，我想解放南方！”

一個僞警察頭目靠在阿最哥面前的一張小桌子站着。他瞪起眼睛盯住阿最哥，點着頭威嚇地說：“好，等着瞧吧！看你能頑固到什麼時候，”說罷，他向正在院子裏用探雷器東探西探的幾個僞警察下命令：一定要搜出爆炸物。接着，又走近床邊，對阿最哥說道：“嶄新的鋪蓋這樣溫暖，你不享受，却聽從越共的唆使造反；現在越共不知道在哪裏，你却被帶上手銬，而且馬上還要受刑呢！”阿最哥抬起頭，怒視着他，說：“我跟你們不一樣。美國鬼子來到這裏，用槍炮殺害我們的人民，在這個時候，我決不能苟且偷生！”

阿最哥靠床壁坐着，神態非常鎮靜，根本不把幾個站在他周圍的僞警察放在眼裏。他看了看房子（這間房子是兩年前他和他的侄兒用逐漸積聚起來的木料和葵葉，自己動手蓋起來的），然後把目光停在我身上，久久地向我凝望。他雙眼流露出無限親切的神情，彷彿是在安慰我。

在這樣的時刻裏，他對我的關懷，使我加倍地難

過。我感到無限的懊悔，我責備自己因為幼稚無知而不了解他，有時甚至懷疑他對我的忠誠。事實已經明擺在我的面前：他是爲了革命而犧牲自己的幸福。這時，我才明白他以前爲什麼向我提出推遲婚期。記得當他向我提出推遲婚期時，我沒有往遠處想，只是考慮：請帖都已發出了，要改期可怎麼對親友說呢？那多丟人哪！我懷疑他變了心，要拋棄我，所以我說怎樣也不同意改期。他說服不了我，呆呆地坐着，好一會才開口說：

“怎樣才能使你了解我呀？好，就按期舉行婚禮吧！不過，你可別冤枉了我，我很愛你，從來沒有想過要拋棄你。現在你生我的氣，總有一天你會了解我的。”……誰想得到，等我了解他時，他却被捕了。

我坐在屋角裏想着想着，眼淚不停地流下來。

搜查爆炸物的幾個偽警察在院子裏搜了大半天沒發現什麼，便走進屋裏繼續搜查，但仍然一無所獲。最後，他們圍在阿最哥身旁站着。領頭的偽警向我發問道：

“你可知道你的丈夫把炸藥收藏在什麼地方？你看見他在屋裏屋外埋藏過什麼東西沒有？”

我邊哭邊回答：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見他埋藏過什麼東西！”

“你要是不說出來，我就把你的丈夫當場打死！”

“我不知道，怎麼能說呢？”

領頭的那傢伙無可奈何，轉向阿最哥說：

“只要你說出收藏炸藥的地方，這個房間就依然是

你夫婦倆的樂園；你要是頑固不化，這個房間就會變成你被打死的刑場。”

“我不知道什麼炸藥”阿最哥回答。

於是，偽警們就對阿最哥拳打腳踢起來，他們還把電流接在他身上。阿最哥猛地仰翻在床上，全身抽搐着。這時，我什麼都不顧了，我衝上去想拉住幾個偽警察的手，却被一個揪住我往後拖，他把我按在椅子上，並站在我面前擋住我。我大聲叫喊，他就掏出手槍嚇唬我。

電刑停止了，偽警們又問阿最哥：

“炸藥藏在哪兒？”

他坐起來，不答話。

“炸藥藏在哪兒？”

他喘着氣，大聲說：

“我已經說過我不知道，如果你們一定要找炸藥，那就到美國鬼子那裏去找吧！他們那裏一定有！”

領頭的那傢伙急了，從一個偽警察手裏一把奪過棍子，劈頭蓋腦地往阿最哥身上亂打。打一陣問一陣，一直打了一個多鐘頭，也沒問出什麼結果，那傢伙只好下令把阿最哥帶走。他艱難地站起來，大聲對我說：

“阿娟，別擔心。你在家同侄兒一起過活吧！”

他的衣服破爛不堪，鈕扣都掉光了；胸前和臉上血迹斑斑。他一邊走向門口一邊回頭望着我，強笑着。我跳起來要衝出去，但被一個偽警察緊緊抓住，我掙扎着把身子盡量傾向阿最哥，大聲喊道：“阿最哥，我不能

沒有你呀！阿最哥，我不能沒有你呀！”

那個偽警察頭目轉過頭來，對我說：

“算了吧，別再心疼啦，他是死有餘辜的人，你趁早另找個男人吧！”

×

×

×

那天夜裏十一點鐘，偽警們再次闖到我們家，對我說：“你馬上去見你丈夫，他有話跟你說。”

我正在想法打聽阿最哥被監禁的地方，好每天去照料他，一聽說能見到他，我就毫不遲疑地跟着他們上了車。走到半路又停下來，偽警們走進一個胡同裏，抓了一名學生模樣的女子押到車上。我和那個女學生一起被送到市偽警察局。在偽警察局的偵訊室裏，我才知道那位女學生是被認為跟阿最哥的活動有關的嫌疑犯。一個偽警長連夜對我進行審訊。他問我：

“你知道你的丈夫幹啥？”

“不知道。”

“你們結婚多久了？”

“今天，才十九天。”

“你可知道對於像你和阿最這樣的新婚夫婦來說，現在是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嗎？”

“嗯。”

“那只要你毫不隱瞞地照實招供，就可以保住你們幸福美滿的生活啦。”

那個偽警長瘦削的臉龐，呈蠟黃色，像個大烟鬼。他停了停，深深地打個呵欠，靠在沙發上，接着問道：

“你知道他常到誰家去串門嗎？”

“他每天上下午都上班，有時還得上夜班，很少上街。我不知道他常到誰家去。”

“有什麼人常來找他玩嗎？”

“很少有人來。來找他的人不是跟他一起彈彈唱唱，就是帶點兒修理電器的活計跟他一起掙點外快。我和他結婚不久，不認識那些人。”

“你好好想一想吧！只要你老實招供，他就可以得到釋放。我見過阿最，現在又看見你，你們夫婦真是天生的一對。老實跟你說，我很爲你們憐惜。”

說罷，他把手裏拿的我和阿最哥的結婚照片放在桌子上。照片中的我穿着一件白地藍花長袍，抱着一束萊昂花，站在阿最哥身旁。偽警長假裝慈悲地用甜言蜜語接着說：

“誰能眼看着年輕的夫婦將要永別而不痛心呢！我在這裏任職多年，曾經爲許多家庭恢復了幸福。你可以相信我，只要你幫助我們找出阿最的指揮者、聯絡點和收藏炸藥的地方，你和阿最就一定能團聚。”

我說：

“他的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廠裏的活兒和家務事就够我忙的啦。我常常要連續工作十二個鐘頭，星期天也常常要加班。這情況，你到我工作了幾年的白雪棉花廠去了解一下，就會明白的。”

偽警長審問了我又審問那位女學生，一心要問出阿最哥經常去的地方。午夜以後，他領我們兩人去看刑訊室，要我們逐件逐件地看各種刑具：各式各樣的綁人用的繩子，吊人的絞索，裝屍體用的麻袋，用來溶在水裏灌人的肥皂粉，用來釘手指頭的各式鐵針，還有浸人的水池……

等我們看完後，偽警長嚇唬我們說：

“看見了吧？如果你們不老實招供，這些刑具對你們是不客氣的！”

大約夜裏兩點鐘，偽警長又領我們回到偵訊室。我留心觀察所經過的每一個房間，沒看見阿最哥。我很焦急，便問警長道：

“你們叫我馬上來見我的丈夫，他現在在哪裏？”

偽警長說：

“今天中午我們把他帶到這裏來，爲的是向他說明政府的招撫政策，讓他悔過自新，自願離開越共，回到國家的懷抱中。如果他能這樣做，你們夫婦倆就能立刻團聚。可是，我們一句話還沒問，他就從高樓上往下跳，摔斷了腿。現在已經送他到左萊醫院了。”

我邊哭邊大聲叫嚷：

“你們把我丈夫的腿打斷了，還誣陷他跳樓！”

偽警長趕忙說：

“別嚷。我說的是真話，這用不着瞞你，以後你會明白的。”

“如果我丈夫已經到醫院了，你就讓我回家吧！”

“等我安排安排，看什麼時候你可以走，我再通知你。”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欺騙我，讓我老老實實地離開家，以便拘留我。他們也不讓我回去取鋪蓋衣服，我天天被迫坐着看他們拷問謀殺麥克納馬拉案件的所謂嫌疑犯。

在被拷問的人當中，受刑最重的是同阿最哥一起被捕的阿雷。我曾聽阿最哥談起過阿雷，但到了偽警察局我們才認識。他很年輕，才十七八歲，是阿最哥的同鄉。聽說在阿最哥跳樓的那天晚上，阿雷也扭斷了手銬越牆逃跑，但逃不脫，又被抓了回來。在阿雷剛剛入獄時，難友們見他留着一頭散亂的卷髮，以為他是個阿飛，都不答理他。後來大家才了解，原來阿雷是燙髮師，他所以留個奇形怪狀的髮式是爲了招徠顧客，以滿足理髮店老板的要求。難友們知道了他是和謀殺麥克納馬拉的案件有關而被捕的，便非常敬佩他，並且盡力照顧他。

在刑訊室裏，敵人用木棍頭拷打阿雷，打得很厲害；我在一旁看着，一邊爲他傷心、一邊聯想到阿最哥所受的刑一定要比他重好多倍，因而我只是一個勁地哭。阿雷越是挨打就越是不說話。等他被打得昏了過去，敵人便把他扔在屋角裏。

有一回，阿雷在領飯時和我碰上了，在短短的幾分鐘裏，他很快地跟我說：

“阿最哥把全部責任都包在自己身上了。他向敵人說，一切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幹的，沒有旁人參加。不管